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文學

齊謝朓長於五言詩，沈約曰：「二百年來無此詩也。」宋謝惠連十歲能屬文，族兄靈運賞之，云：「每有篇章對，惠連輒得佳語。嘗於永嘉西堂思詩，竟日不就。忽夢見惠連，即得『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』。曰：『此語有神助，非吾語也。』」

宋文帝令群臣作赤鸚鵡賦。袁淑文魁當時，見謝莊賦，歎：「江東無我，卿當獨秀。我若無卿，亦一時之傑也。」

梁王筠為詩能用強韻。沈約嘗啟武帝，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。又謂王志曰：賢弟子之文章，可謂後來獨步。謝朓嘗見，語云：好詩圓美，流轉如彈丸。近見筠數首，方知此言為實。

王筠字元禮，自序云：少時抄書，老而彌篤。雖遇見警觀，皆即疏記。後重省覽，歡興彌深。習與性成，不覺筆倦。

顏延年問鮑昭，已與謝靈運優劣。昭曰：謝五言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；君詩若鋪錦列繡，亦雕績滿眼。延年每薄湯惠休詩，謂人曰：惠休製作，委巷間歌謠爾。方當誤後生。時議者以延年、靈運，自潘岳陸機之後，文士莫及。江右稱潘陸，江左稱顏謝焉。

齊衡陽王筠嘗手細寫五經一部，置於巾箱中，以備遺忘。侍讀賀玠問曰：殿下家有墳索，復何須蠅頭細書，別藏巾箱中？答曰：以便檢閱。且一更手寫，則永不忘矣。諸王聞而爭效之。巾箱五經自此始也。

梁沈約撰四聲譜，以為在昔，詞人累千載而不悟，而獨得之胸襟，窮其妙旨，自謂入神之作。武帝雅不好焉。嘗問周舍曰：何謂五聲？舍曰：天子聖哲是也。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。

江淹以文章顯，晚節才思微退。云為宣城太守時，罷歸泊禪靈寺渚。夜夢一人，自稱張景陽，謂曰：前寄一匹錦，今可見還。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。此人大恚曰：那待割截都盡！顧見邱遲，謂曰：此數尺，既無所用，以遺君。自爾淹文章躋矣。又嘗宿於冶亭，夢見一丈夫，自稱郭璞，謂曰：吾有筆在卿處多年，可以見還。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，爾後為詩絕無美句。時人謂之才盡。

任昉以文才見知，時人云任筆沈詩，以昉能為文，約為詩也。昉聞病之。晚節轉好為詩，欲以傾沉。然用事過多，屬辭不得流便。士子慕之，轉為穿鑿。於是才有才盡之談矣。

梁鄭灼性精勤，尤明三禮。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，侃謂曰：鄭郎開口。侃因唾灼口中。自後義理益進。多苦心熱，瓜時以瓜鎮心，起便讀誦。其篤志如此。

陳沈不害通經術，善屬文。雖博綜經典，而家無卷軸。每制文，操筆立成，曾無尋檢。汝南周宏正稱之曰：沉生可謂無意聖人者乎？

梁何思澄與宗人遜及何子朗俱擅文名。世人語曰：人中爽，有子朗。又語曰：東海三何，子朗最多。思澄聞之曰：此言誤矣。如其不然，故當歸遜。思澄意謂此已也。

北齊陸叡於五經最精熟，館中謂之石經。人語曰：五經無對有陸叡。

後魏李謐少好學，師事孔璠。數年後璠還，就謐請業。時人語曰：青成藍，藍謝青。師何常，在明經。謐每曰：丈夫擁書萬卷，何假南面百城！遂絕跡下帷，杜門卻掃，棄產營書。手自刪削，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。

隋薛道衡每構文，必隱坐空齋，蹋壁而臥。聞戶外有人便怒。其沉思如此。煬帝即位，獻高祖文皇帝詩。帝覽之不悅，曰：此魚藻之義也。以事殺之。

唐房玄齡在秦王府十餘年，常典管記軍符府檄，駐馬立成，文約理贍。初無藁草，高祖嘗謂侍臣曰：此人深識機，宜足堪委任。每為吾兒陳事，必會人心千里之外，猶如面語。

岑文本草詔誥，或眾務繁湊，即命書僮六七人，隨口並寫，須臾悉成。亦殆盡其妙。

太宗既平寇亂，留意儒學，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，以待四方文士。杜如晦、房玄齡、於志寧、蘇世長、薛收、褚亮、姚思廉、陸德明、孔穎達、李元道、李守素、虞世南、蔡允恭、顏相時、許敬宗、薛元敬、蓋文達、蘇勣，號十八學士。圖其形狀，題其名字爵里，藏之書府，以彰禮賢之重也。諸學士並給珍膳，分為三番，更直宿於閣下。每軍國務靜，參謁歸休。即便引見，討論墳籍，商略前載。預入館者，時所傾慕，謂之登瀛州。李守素尤工譜學，自晉宋以降，四海士流及諸勳貴華戎閩閩，莫不詳究。當時號為肉譜。虞世南目為人物志，劉禕之以文藻知名。高宗時與元萬頃、范履冰、苗楚客、周思茂、韓楚賓，皆召入禁中，共撰列女傳。又密令參決，以分宰相之權。時人謂之北門學士。

蘇頌機事填委文誥，皆出其手中。書令李嶠歎曰：舍人思如湧泉，非吾所及也。

王方慶賞徐堅文章典實，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。楊再思亦曰：此鳳閣舍人樣，如此才識，走避不得。

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。袞長於除書，炎善為德音。自開元以來，言制誥之美者，時稱常楊焉。

肅宗賞歎李揆曰：卿門地人物文章，皆當代所推。故時人稱為三絕。

李賀之思，體勢如崇岩峭壁，萬仞崛起。當時文士從而效之，無能彷彿者。

張薦祖鸞為兒童時，夢紫色大鳥，五彩成文，降於家庭。其祖謂之曰：五色赤文鳳也，紫文鸞也，為鳳之佐。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，因名鸞。蹇味道嘗賞之曰：此生天下無雙矣。凡應入舉，皆登甲科。員半千曰：張子之文，如青錢萬箇選中，未聞退時。時因之為青錢學士。

權德輿於述作特盛，六經百氏，游泳漸漬。其文雅正而宏博，王侯將相，洎當時名人薨歿，以銘紀為請者十八九。時人為宗匠焉，尤嗜讀書，無寸晷暫倦。

自魏晉以還，為文者多拘偶對，而經誥之指歸，遷雄之氣格，不復振起。韓愈所為文，務反近體，杼意立言，自成一家。新語後學之士，取為師法。當時作者甚眾，無以過之。故世稱韓文焉。

王起僻於嗜學，雖官位崇重，耽玩無斁，夙夜孜孜，忘於寢食。無書不覽，經目靡遺。

柳璨為左拾遺，公卿朝野托為箋奏。時譽日洽，以其博奧，目為柳篋子。昭宗召為翰林學士，即以為相。任人之速，古無茲例。

鳳閣舍人王劇，勃之弟也。壽春等五王初出閣，同日受冊，有司志載冊文百寮在列，方知闕禮。宰相相顧失色。劇立召書史五人，各令執筆，口占分寫，一時俱畢。詞理典贍，人皆歎服。

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為宗，氣調漸劣。富嘉謨與吳少微，屬詞皆以經典為本，時人欽慕之，文體千變，稱為吳富體。

李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頌，雖貶職在外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，多持金帛往求其文。前後所制凡數百首，饋遺亦巨萬。時議以自古鬻文獲財，未有如邕者。

元稹論杜甫之詩云：上薄風騷，下該沈宋，言奪蘇李，氣吞曹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前人之所獨專，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。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

後唐武皇議欲修好於梁祖，命李襲吉為書云：毒手尊拳，交相於暮夜；金戈鐵馬，樂踐於明時。梁祖曰：李公斗絕一隅，安得此文士？如吾之智算，得襲吉之筆才，如虎傅翼矣。

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，方有意就學。一夕夢剖其腸胃，引西江水以流之，又睹水中砂石，皆有篆文，因取而吞之。及寤，心

意豁然，自是性識日高，有詩萬餘首，勒成百卷。目之曰西江集。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，遂以為名焉。